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四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姚鍾英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四十七

起壬申宋文帝元嘉九年魏太武帝延和元年〇止庚寅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凡十九年

表例說見第四十六卷

壬申

宋

元嘉九年

春三月以王弘為太保檀道濟為司空還鎮尋陽

夏五月太保王弘卒

遣使如魏

六月以司徒義康領揚州刺史

吐谷渾遣使告捷

廬陵王紹

主第五子因廬陵王義真無子絕八年以紹嗣封至

魏

延和元年

春正月尊保太后為皇太后立子晃為皇太子

劉友益曰保母竇氏也太后非矣加皇又甚焉

三月吐谷渾送故夏主定於平城主殺之

高平公李順

封平棘侯三年使涼還進爵為公未幾復

淮陵侯丘跋

臨淮公堆子神䴥初堆坐罪誅至是詔曰

北燕 北涼 附

馮弘太興二年

春立慕容后之子王仁為太子○夏魏主來伐至遼西弘

沮渠蒙遜義和二年

冬魏李順復奉使至姑臧蒙遜延入庭中箕坐隱几

吐谷渾

王慕璝嗣立九年○春慕璝送赫連定於魏求同臣

以江夏王義恭為都督六州軍事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為都督七州軍事荆州刺史竟陵王義宣為中書監衛陽王義季為南徐州刺史

秋七月以殷景仁為尚書僕射劉湛為領軍將軍

益州人趙廣作

元嘉二十九年再見

南豐王朗

以江夏王義恭長子奉營陽之祀封南豐

改代為萬年尋復舊號○方士祁纖奏改代為萬年崔浩曰太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國家積德當事年萬億不待假名以為益也主從之

夏六月主伐燕遣左僕射安原等屯漢南以備柔然

使涼州王主真君三年再見

武陵公尉諾

東州侯古真弟太宗

牂勳著光朝丙征喪師逆從軍法朕甚愍之可賜其子跋爵淮陵侯後征蓋吳戰沒

遣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魏主至和龍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叛降魏魏人穿圍

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史異禮乃至於此不憂覆亡而敗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

停捨借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東旗既飾而財不周賓顧柔鑒察魏下

亂圖成都○益州刺史劉道濟信任長史費謙別駕張熙聚斂興利傷政害民商賈失業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龍為晉室近親往依氐王楊難當難因民之怨資飛龍以兵使侵擾益州道濟遣軍擊斬

至元嘉三十年再見

華容公王弘封十三年以太保卒諡文昭子

遣使聘於宋秋七月主至和龍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皆降主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八月攻羌胡固帶方建德冀陽皆拔之九月主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 主

初為幽州刺史賜爵安樂侯主伐北燕諾興將軍延普率師次遼西進封武陵公諾

子麟嗣

塹以見之其議守和握節於公龍八將出卿皆月弘家遜謂慕使數使追璝貪萬人止之求無出戰順曰厭不死者齊粗可許萬餘公一自是人帶匡天貢使方建下周至魏德冀天子者稍陽等賜胙簡○郡皆命無旻慕陷魏下拜璝遣主徙桓公司馬

之道濟欲以錫嗣
帛氏奴梁顯〇弘
為參軍皆護明敏
諫固執不興有思
氏奴等與鄉致造
人趙廣構扇次必
縣人詐言司存禮
馬殿下猶在法凡
陽泉山中聚動止
衆何廣漢參拖為
軍程展等擊及書
之敗死廣等翰儀
進攻涪城陷體後
之蜀土僑舊人皆
俱反廣等進依倣
攻成都道濟之謂

之圍和龍也在州
宿衛之上多有惠
在戰陳雲中政蔚
鎮將朱脩之人張
謀與南人襲廣達
殺主因入和等諂
龍浮海南歸闕請
既而事泄脩之復
之逃奔燕燕除幽
遣脩之南歸州刺
求救脩之汎史改
海至東萊遂封遜
還建康宋以西尋
脩之為黃門卒子
侍郎觀嗣
冬十一月主還

當丘猶不趙叙
等六敢失入肓
郡民臣禮於宋
於幽下拜且告
州尚登受擒赫
書郭今王連定
淵勸雖功之提
弘送高未宋以
欵獻如齊其璜
女於桓而為征
魏乞遠自西大
為附偃蹇將軍
庸弘豈社進爵
不從稷之隴西
〇初稱耶王
弘嫡崇遜

嬰城自守賊屯聚日久不見飛龍欲散去廣惟將三千人詣陽泉寺謁道人程道養曰汝但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不則斷頭道養惶怖許諾廣推道養為蜀王以其弟道助鎮涪城奉道養還成都衆至十餘萬

為王太保家法雖歷任瀋輸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主開之特賜錢百萬米千斛

平城十二月燕長樂公崇以遼西來降

主徵諸名士之未仕者州郡多逼遣之主詔守宰以禮申諭任其進退

遣太常李順如涼()使還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艱難

固安侯李崇

北燕石城太守車駕至和龍崇率十餘郡歸降主以

妃王氏生長樂公崇於兄弟為最長及即位立慕容氏為王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

乃起拜受詔()

初罽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祕術蒙遜甚重之謂之

仇池

楊難當四年

夏求加難當征西將軍難當以兄子保宗為鎮南將軍鎮

四面圍城道
濟遣參軍裴
方明任浪之
出戰皆敗還
冬益州參軍裴
方明討趙廣
破之○方明
擊程道養營
破之賊遂大
潰道養收衆
還廣漢趙廣
還涪城道濟
糧盡方明出
城求食為賊
所敗單馬獨
還賊衆復大

粗識機變綏崇為
集荒爵位下北幽
世服雖不能州刺
貽厥孫謀倘史封
足以終其一侯存
世然禮者德卒諡
之興敬者身昆子
之基也蒙遜訴至
無禮不敬以文成
臣觀之不復帝興
年矣主曰易安二
世之後何時年再
當滅順曰蒙見
遜諸子皆庸
才也敦煌太
守牧犍器性

長樂

使鎮聖人宕昌
肥如諸女子順
崇毋及子為秦
弟朗婦皆州刺
遜亡住受史鎮
斧遂術魏上邽
丙說主徵保宗
崇使之蒙謀襲
降魏遜不難當
崇從道仍事泄
之冬殺之難當
十二魏主囚之
月使由是秋
遜如懇涼益州
魏請蒙遜流民
寒郡荒淫許移

集方明夜縋而上賊揚言方明已死城中人恐道濟夜列炬火出方明以示衆衆乃安道濟悉出財物令方明募人時傳道濟已死莫有應者道濟遣左右給使三十餘人出外且告之曰吾病小損聽歸休息應

粗立然此之於父皆云不及天之所以資聖明也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為晩也

侯穆

顗

初從帝征赫連昌賜爵泥陽子至是以從征和龍功進封至主

降弘閒之遣將封羽圍逸西

猜虐羣下苦之

之來依雖當雖當資之以兵使侵擾宋益州宋軍拏斬之

募者日有千餘人

太延元年再見

癸酉

元嘉十年

春二月荆州遣兵救成都擊賊破之○劉道濟卒梁儁之裴方明詐為道濟教命以荅籤疏雖其母妻亦不知也方明出擊賊大破之

南譙王義宣

封竟陵王十年時竟陵羣蠻充

延和二年

春正月遣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

以樂安王範為長安鎮都大將○主以範年少更選舊德將軍崔徽張黎為之副範謙恭寬惠

濮陽公谷渾

封六年以侍中領儀曹尚書卒

馮弘

太興三年夏魏人擊和龍圍凡城守將封羽以凡城降於

沮渠牧犍

永和元年夏王蒙遜病甚國人以世子菩幼弱而其

仇池

楊難當五年秋魏遣使拜難當為南秦王冬難

賊退保廣漢
荆州刺史臨
川王義慶遣
巴東太守周
籍之將二十
人救成都趙
廣等自廣漢
至郪連營百
數藉之與方
明等合攻克
之進擊廣漢
廣等走還涪
夏五月裴方明
擊趙廣等大
破平之()方
明進軍向涪

庳役
刻民
散攺
封南
譙仍
領石
頭戍
事至
元嘉
三十
年再
見

建昌

公到

徽務敦大體
黎嚴約公平
政刑簡易輕
徭薄賦闔中
遂安
二月以馮崇為
遂西王
以陸侯為散騎
常侍○侯嘗
為慣荒鎮大
將未朝歲高
車諸莫弗訟
侯嚴急無恩
復請前鎮將
郎狐主徽侯
還以狐代之

謚文
宣子
閬嗣
至孝
文帝
延興
四年
再見
渾
正直
有操
行性
不苟
合趣
舍不
與已

魏

凡敦
煌太
守牧
揵聰
頴好
學和
雅有
度量
立以
為世
子眾
遜卒
謚武
宣王
廟號
太祖

當襲
宋漢
中據
之

林邑

王范
陽邁
遣使
入貢
於宋
求領
交州
詔以
道遠
不許

城破張尋唐頻擒程道助斬嚴遐於是趙廣等皆奔散

秋九月以甄法崇為益州刺史○法崇至成都收費謙誅之程道養逃入郪山時出為寇

冬十一月楊難當襲漢中據之○主閒梁秦刺史甄法

彥之

初以北伐退走下獄免官尋起為護軍復封邑固辭至是卒復先户邑謚

侯既至言曰同者不過期年郎視之孤必敗高車茂如必叛主怒切也然責之明年諸反重莫弗果殺郎背故孤而叛主大不以驚立召侯問富貴之侯曰高車驕人不知上下之時人禮故臣臨之以此以威制之以稱之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為訟臣

東海

公司

牧犍即王位大赦改元立子封壇為世子遣使請命於魏魏遣李順拜牧犍為都督

訶羅單

夏遣使貢方物於宋

護刑政不治
失氏羌之和
乃自徙中起
蕭思話使代
之未至楊難
當舉兵襲法
護法護棄城
奔洋川難當
逆有漢中之
地
謝靈運有罪誅
○靈運好為
山澤之遊窮
幽極險從者
數百人伐木
開徑百姓驚

忠子
仲度
嗣

康樂
侯謝
靈運

降封
十五
年以
罪誅
○靈
運性

無恩稱孤之
美臣以罪去
孤護還鎮悅
其稱譽益收
名聲專用寬
恕待之無禮
之人易生驕
慢不過期年
無復上下孤
所不堪必將
復以法裁之
如此則衆心
怨懟必生禍
亂矣主笑曰
卿身雖短思
慮何長也即

馬天
助

自稱
晉會
稽世
子元
顯之
子是
年歸
闊話
封為
東海
公拜
青徐

涼沙
河三
州西
域羌
戎諸
軍事
涼州
刺史
河西
王
牧犍
尊敦
煌劉
昞為
國師
親拜

擾以為山賊會稽太守孟顗表其有異志靈運詣闕自陳主以為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為有司所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興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追討禽之廷尉論正斬刑主愛其才

奮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朝廷惟以文義處之

日以散騎常侍遣使聘於宋且為太子晃求婚夏四月涼王蒙遜卒子牧犍立遣使來請命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牧犍立皆驗朕克涼州亦不遠矣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

二州刺史

東安侯刁雍

初太宗幸鄴假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東

之命官爵以下皆北面受業

降死一等徙不以 與之參議遣 光侯
廣州或告靈應實 順拜牧捷為 至是
運令人買兵相許 河西王 立徐
器結健兒欲出守 六月永昌王健 州於
於三江口塞永嘉 左僕射安原 外黃
取之不果詔後為 督諸軍擊燕 城置
於廣州棄市秘書 和龍將軍樓 譙梁
監尋 敕別將五千 彭沛
遷侍 騎圍凡城燕 四郡
中靈 守將封羽以 九縣
進詩 凡城降收其 以雍
書兼 三千餘家而 為平
絶每 還 南將
丈竟 冬十二月遣使 軍徐
手自 聘於宋 州刺
寫之 立徐州於外黃 史賜

文帝稱為二寶未幾陳疾東歸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

以刁雍為刺史

爵至王真君十年再見

前部王車伊洛焉耆胡也世為東境

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

部落帥恒脩職貢生録其誠欵授平西將軍封前部王至主真君五年再見

甲戌

元嘉十一年

春正月梁秦刺史蕭思話討楊難當破之○思話至襄陽遣司馬蕭承之為前驅承之緣道收兵進據磝頭楊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蜀趙溫守梁州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

陽縣侯蕭思話

孝懿皇后弟子少襲爵陽縣侯至是討平楊難當還

延和三年

春楊難當以克漢中來告捷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

二月主及柔然和親

三月燕遣使稱藩請罷乙以季女充掖庭王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送前使者于什門還

臨淮王它

嗣封陽平王十三年從討山胡白龍以功改封臨淮拜鎮東將

長廣公豆代田

封井陘侯五年領內都幢將從討和龍以前後軍功

馮弘

太興四年春弘遣尚書高顒上表稱藩請罷於魏魏徵太子王仁入朝弘不

沮渠牧犍

永和二年夏牧犍遣使奉表於宋詔以牧犍為都督涼秦等四州諸軍事

仇池

楊難當六年春遣使告捷於魏○宋刺史蕭思話討難當前驅至磝頭

蕭坦攻鐵城鎮南
戍拔之臨川鄭進
王義慶遣將號寧
軍裴方明助溯將
承之拔黃金軍至
戍溫襄州城孝武
思話繼至與帝孝
承之共擊慶建二
破之　年再
三月復取漢中見
〇楊難當遣
其子和將兵
與蒲甲子等
共擊蕭承之
相拒四十餘
日圍承之數

平城什門在軍尋進封
燕二十一年又改至文
不屈節主下封淮成帝
詔褒稱以北南至興安
蘇武拜治書孝文二年
御史策告宗帝太再見
廟頒示天下和十
夏六月遣永昌二年
王健等伐燕再見
收其禾稼徙
民而還
秋七月主如美
稷遂至隰城
命陽平王它
督諸軍擊山昭成
胡白龍於西帝曾

涪陵
公辥
彭城
謹
王栗
襲又
辯汾
陰侯
爵神

遣常征西難當
侍劉大將焚掠
滋諫軍涼漢中
曰劉州刺引衆
禪有史河還
重山西王夏遣
之險使謝
孫晧罪於
有長宋
江之
阻皆
為晉
擒強
弱之
勢異
也今

柔然
春魏
主以
西海
公主

十重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拖氏悉衣犀甲戈矛不能入承之斷矟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矟輒貫數人氐不能當走據大桃承之追擊斬獲甚衆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蕭思話徙鎮南鄭甄法護坐委鎮

河主輕山胡日引數十騎登山臨視白龍伏壯士十餘處掩擊之主墜馬幾為所擒內入行長陳建以身扞主大呼奮擊主乃免九月大破胡衆斬白龍屠其城○山胡即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

孫少襲父勃彭城公爵從征和龍以功進封尋卒

秦王赫連昌

麿初以從討赫連昌功遷秦州刺史至是討平山胡白龍以功進封至主真君五年

吾弱於吳蜀而魏強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脩政事社稷庶

妻柔然敕連可汗敕連遣兄禿鹿傀送妹於魏并獻馬二千匹魏主以其妹為左昭

乙亥

春正
月己

賜死難當奉
表謝罪詔赦
之

元嘉十二年
春正月燕王弘
遣使稱藩奉

五部之酋帥
也〇内入行
長魏官也蓋
選勇力之士
入直禁中行
長則其部帥
也

冬十一月主還
宮

太延元年
春正月大赦改
元

封五
年昌
叛西
走河
西候
將格
殺之
其羣
弟皆
伏誅

宜都
王穆

再見

幾可
保弘
怒殺
之魏
遣永
昌王
健等
來伐
收禾
稼徙
民而
去

馮弘
太興
五年
春遣

沮渠
牧犍
永和
三年

儀

扶南
王持
黎跋
摩遣
使獻
方物
於宋

鄯善
入貢
於魏

未朔日食

貢詔封為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

夏四月以殷景仁為中書令中護軍○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以景仁位遇素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又以景仁專管內任謂

夏五月以穆壽為宜都王壽辭曰臣祖父崇所以得效功前朝流福於後者由梁眷之忠也今眷元勲未録而臣獨奕世受實心實愧之主悦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西域九國來入貢○龜茲疏勒烏孫悦般

壽

嗣封宜都公十二年遣侍中中書監領南部尚書進爵為王王主真君八

使詣建康柝蒲奉貢宋封弘為燕王()遣大將湯燭入貢於魏辭以太子王仁有疾

春有神投昌於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牧犍以問奉常張慎

其國去代一萬二百八十里通茲音丘慈

疏勒

入貢於魏其國去代

其間已猜隙漸生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甞為其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以傾景仁至是主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而主過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

揭槃陁鄯善焉耆車師粟特九國遣使入貢王以漢世雖通西域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求則驕慢不服蓋自知去中國絕遠大兵不能至故也今報使往來徒為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固請以為九國不

平再見

上黨王長孫道生

封汝陰公十三年除司空加侍

故未之遣

夏遣右衛將軍孫德乞師於宋

秋魏樂平王丕等至和龍掠男女六

慎對曰昔虢之將亡神降於莘願陛下崇德脩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盤於遊田荒

萬一千二百餘里

烏孫

入貢於魏其國去代萬八百里

悅般

入貢於魏

職不許湛謀
陰遣人殺之
主微聞之遣
護軍府於西
掖門外故湛
謀不行義康
僚屬及諸附
湛者潛相約
勒無敢歷殷
氏之門惟後
將軍庾炳之
遊二人之間
皆得其歡心
而密輸忠於
朝廷景仁臥
家不朝謁主

憚險遠慕義中進
入貢不宜拒爵為
絕以抑將來王至
乃遣王恩生主正
等二十軍使平元
西域始渡流年再
沙為柔然所見
執恩生見敕
連可汗持節
不屈杖連遣恒農
恩生等還竟
不能達西域王奚
主如雲中
六月主以時和斤
年豐嘉瑞沓斤先
孫諂大酺五封宜

千口於酒其國
而去色臣伏爲
冬恐七孫而
太常年將北去
楊愍有大代萬
復勸變救九百
弘迷捷不餘里
進太悅乃北
子入附仇匈奴
侍於之部
魏弘落為
日吾池實憲
未恐傷難所破
為此當七西走
若事年康居
急且冬釋其贏

常使炳之銜
命往來湛不
疑也
六月大水設酒
禁○揚州諸
郡大水運徐
豫南兗穀以
賑之揚州西
曹主簿沈亮
以為酒糜穀
而不足療饑
請權禁止從
之
冬十一月禁擅
鑄像造寺者
○丹陽尹蕭

日偏祀百神城王
用荅天眖以罪
伐燕 主命崇降為
平王丕鎮東公主
大將軍屈垣伐燕
等帥騎四萬詣斤
伐燕秋七月發幽
至和龍燕王州民
弘以牛酒犒及密
軍獻甲三千雲丁
屈垣責其不零萬
送侍子掠男餘人
女六千口而運攻
還 具出
冬十月主如定南道
州 至是

東依凡子弱不
高麗保宗能去
以國之囚者往
後舉使鎮寵兹
略曰童亭北○
魏舉艘釋
天下典音
以擊鉢
一隅
理無
不克
高麗
無信
始雖
相親
終恐
揭槃
陁
入貢
於魏
其國
任意

奏之上言佛入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損人事不為之防流遁未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為之詔從之

十一月如冀州畋於廣川如鄴

為衛尉復封王至上真君九年再見

廣陵王樓伏連封廣陵公

為變弘不聰密遣尚書陽伊請迎於高麗

附高麗王璉釗之曾孫也見

備東〇揭史作渴

鄯善入貢於魏其國去代七千六百里

焉耆

十三年主征蠕蠕伏連以衛尉開鎮京師進爵為王至主真君十年再見

建安

璉遣使入貢於魏拜璉征東將軍高句麗王

入貢於魏其國去代萬二百里○焉耆音烟支

車師

入貢於魏其國去代

公穆

顗

封長樂侯四年從駕西征白龍北討蠕蠕以功加散騎常侍進

萬五千里

粟特

入貢於魏其國在葱嶺西猶去代萬六千里漢奄蔡國也

爵為公至獻文帝天安元年卒見

河間公安

原

進封十一

丙子

元嘉十三年
春三月殺司空檀道濟○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竝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主久疾不愈劉湛説司徒義康

始興王濬
以主第二子始封至元嘉三十年再見

太延二年
春正月主還宮三月遣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將騎伐燕平州刺史婁帥遼西諸軍會之夏四月娥清古弼攻燕白狼城克之高

年誅逆伏誅

武昌王提
改封潁川王十四年至是又改封武昌拜

馮弘
太興六年
春弘遣使入貢於魏請送侍子魏主不許夏魏

沮渠牧犍
永和四年
冬遣使入貢於魏

吐谷渾
王慕璝嗣立十三年卒弟慕利延立

以為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主疾篤義康請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至留累月主稍間將還未發會主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下

武陵王駿以生第三子始封即孝武帝至元嘉三十年即帝位

永脩

麗遣將葛盧等將眾數萬隨陽伊迎燕王五月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㴱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㴱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主聞之怒檻車徵㴱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為門卒遣封撥使高麗令送燕王不

平原鎮都大將丕文成帝太安元年再見

南郡公毛脩之封八年為

將娥清古㴱攻陷白狼城高麗遣其將葛盧孟光將眾數萬至和龍來迎弘尚書令

仇池楊難當八年春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立妻為王后世子為太子

詔稱道濟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又殺其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

尹起莘曰道濟在宋雖未可謂之方虎然亦一時之

公檀道濟封十七年位司空鎮尋陽會主寢疾彭城王義康矯詔名入遂

從主議擊之將發隴右騎卒劉絜曰泰隴新民且當優復佚其饒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修農桑以豐軍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乃止

秋七月遣樂平王丕等伐楊難當於上邽

內都大官卒諡恭子法仁襲爵

東平公娥清鎮并州七年為平東

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弘弘引高麗兵入與

置百官皆加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絕○初赫連定之西遷也難當遂據上邽

悱誠使御見殺降之諸將議將軍
得其道豈并其以為不誅其東討
不足任千子植豪帥後必為馮文
城之寄乃等十亂大衆遠出通以
無故疑而一人不有所掠無不急
殺之何與皆殺以充軍實賞戰文
以南譙王義宣之推將士丕將從通斧
為江州刺史邕子之中書侍郎高麗
夏六月詔將軍孺乃高允參丕軍熙為
蕭沺之討程被宥事諫曰如請門卒
道養軍至郡○初將之謀是楊遂卒
口帛氏叔請道濟其向化之心於家
降道養兵敗屢立大軍既還為靈壽
還入郡山　戰功亂必速丕乃
冬十一月鑄渾　及見止撫慰初附
儀○初高祖收憤秋毫不犯秦侯古

生戰秋親
殺之遣樂
高麗平王
兵因丕等
大掠來討
城中先遣
五月使齎
弘帥詔書
龍城諭難
見户當九
東從月親
方軌軍至
而進略陽
前後難當
八十惟請
餘里奉詔

允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

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

隴遂安道使聘於宋冬十一月主如桐陽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閏月還宮

弼封十四年以安西將軍伐燕燕王奔高麗弼部將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

焚宮殿火一旬不滅北燕亡右北燕馮跋至弘傳二主凡二十八年

攝上邽守兵還仇池以子順為雍州刺史鎮下辨

高麗

王璉遣將葛盧孟光

惲

主想
徵還
黜為
門卒
明年
再見

屈蛇
侏羅
結
歸老
十年
卒百
二十

將兵
至和
龍迎
燕王
弘弘
至遼
東璉
道使
勞之
曰龍
城王
馮君
爰適
野次
士馬
勞乎

歲謚貞子斤從主討赫連昌力戰有功錄勲除四部尚書又加平西將軍後平涼州

弘慙怒稱制答讓之璉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

攻城野戰多有克捷以功別賜爵帶方公至主真君十一年再見

丁丑

宋

元嘉十四年

夏四月趙廣張尋梁顯等各帥衆降別將王道恩斬程道養餘黨悉平以周籍之為益州刺史

冬十一月北涼王牧犍遣使獻雜書及敦煌趙𢾺所撰甲寅元歷并

魏

太延三年

春三月以南平王渾為鎮東大將軍鎮和龍

夏五月詔吏民告守令罪○主以民官多貪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於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脇

中山王纂

進封十二年卒議簡○纂少明敏動止有禮居官清約簡慎世祖賜步挽几以寵○遣

北涼王附

沮渠牧犍永和五年

冬魏主以妹武威公主妻牧犍牧犍遣宋繇詣平城謝并請公主及母后妃定

吐谷渾

王慕利延二年

秋魏遣使拜慕利延為鎮西大將軍改封西平王明年再見

通鑑

求雜音數十俾主旨與之○敢請為奏

在位撫於闐里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數

秋七月永昌王健等討山胡白龍餘黨於西河滅之冬十一月主復遣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破落那者舌二

優畀之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成就諮焉

北平王長孫嵩進封十五年以太尉卒諡宣子頹嗣至主眞君

將軍莉周入貢於魏魏儆世子封壇入侍是歲牧犍遣封壇如魏亦遣使如宋

悅般

焉耆

車師

栗特

疏勒

烏孫

渴槃陀

鄯善

國皆欲稱臣三年再
致貢但無路見嵩
自致耳今使以元老
君宜過撫之與駕往
乃遣導譯送伐多雷
琉等旁國闐鎮京師
之爭遣使者後錄先
隨琉等入貢朝功臣
凡十六國自以嵩配
是每歲朝貢饗廟庭
不絕

遣李順徵涼世
子封壇入侍
牧犍奉詔順
自河西還主
問之曰卿往

丹陽王
叔孫建
進封八
汗以鎮

以上諸
國各遣
使朝獻
於魏

破落那
漢大宛
國也去
代萬四
千四百
五十里

者舌
漢康居
國也去

年言取涼州南大將之策朕以東軍卒謚方有事未遑晨○建也今和龍已沉敵多平吾欲西征智東征可乎對曰臣西代常疇昔所言今為謀主雖不謬然國治軍清家戎車屢動整又推士馬疲勞西尚人倫征之議請俟稽賢受他年主乃止士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內外甚得邊稱

代萬五千四百五十里以上二國各遣使貢汗血馬於魏

〇長子俊太宗初賜爵安城公求提王悅懷刀入禁中將爲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便引手掣之乃於悅懷中得兩刃匕首遂殺

之太宗以俊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先建卒子蒲嗣俊弟隣襲建爵降為丹陽公

建興公

古弼

戊寅

元嘉十五年

新淦侯 太延四年

江陽王

初封靈壽侯太延二年黜為門卒至是復為侍中與李順使涼州賜今爵鎮長安至文成帝興安元年再見

沮渠牧犍永和

吐谷渾

冬十一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立四學以雷次宗為給事中不受○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於廬山嘗徵為散騎侍郎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為開館於雞籠山使聚徒教授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

王仲德

增封十九年以征北大將軍徐州刺史卒謚桓子正修嗣

春三月詔罷沙門年五十以下者夏五月主如丘原秋七月自丘原北伐柔然命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督十五將出西道主自出中道至浚稽山復分中道為二陳高王崇從大澤向

根

封十年卒無子後顯祖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繼為根後至宣武帝永平三年再見

六年

王慕利延三年春宋以慕利延為隴西王明年再見

高麗

王璉徙故燕王馮弘於北豐奪其侍人取其太

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主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構侍講賞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

司馬光曰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

琅邪山主從後指北向天山西登白阜不見柔然而還

冬十二月主至平城

子王仁為質弘然之遣使求迎於宋璉遂殺弘并其子孫十餘人

倭

夏宋以倭國王珍為安東將軍

武

主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繫戶口蓄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

鄯善

春王遣弟素延耆入朝於魏

柔然

秋魏主自將伐柔然時漠北大旱無水草魏人馬多死乃引還

馳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己卯

元嘉十六年 南平王鑠

春正月彭城王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王弟四江夏王義恭子始封進位司空 至元嘉二十年

二月以衡陽王義季都督荆 再見 湘等州軍事

太延五年 西平公源賀

春三月詔樂安王範遣雍州刺史葛那攻宋上洛太守鐔長生棄城走()魏雍州刺史治長安此北上洛也

河西王自涼州來奔宋中濟河西王爲秋至上郡所滅

沮渠牧犍永和七年夏魏主伐自雲中濟河秋至上郡屬國乞伏熾磐所滅滅牧犍

吐谷渾王慕利延四年夏宋改封隴西王慕利延爲河南王秋北

義季嘗正月出畋有老父被苦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於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

長沙王

義欣

嗣封十七年為豫州刺史進鎮軍將軍卒謚成子瑾嗣至元嘉三十年再見

南上洛寄治魏興

夏六月主伐涼秋九月姑臧潰涼王牧犍出降〇牧犍通於其嫂李氏李氏毒主妹武威公主主遣醫乘傳救之得愈王徵李氏牧犍不遣主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有告使者

質自樂都來奔王賜爵西平侯賜姓源氏至是征涼州以賀為鄉導招降四部鮮卑涼州平以功進爵為公至文成帝興安二

聞有魏師驚曰何為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求救於柔然遣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望風奔潰魏遣使

涼王牧犍弟安周自樂都來奔

冬慕利延開魏克涼州大懼帥眾西遁踰沙漠魏遣使撫諭之慕利延乃還至元嘉二十一

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李問其名不告而退

冬十二月太子勃冠○勃美鬢眉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王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趙脩張尋等復謀反伏誅

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安言云去歲魏主自來伐我士馬疲死大敗而還我君大喜宣言於國使還以聞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還亦言牧犍雖外修臣禮內實乖悖主欲討之以問崔浩浩曰牧犍逆心已露不

年再見

安定公

韓茂

封九門侯十年從平涼州茂為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

諭牧犍出降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為冦其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兄子祖踰城降犍犍具知其情分軍圍之九月牧犍兄

年再見

仇池

揚難當十一年春難當兄子保宗保顛自童亭斧魏魏以保宗為秦州牧武都王鎮上邽妻

可不誅官軍中尚書子萬年以公主
往年北伐戰進爵安帥所領保顏為
馬三十萬匹定公至降魏姑鎮西將
死傷不滿八文成帝臧城潰軍督壽
千而遠夷遂太安二牧犍帥公冬
謂衰耗不能年再見文武五難當將
復振今出其千人面兵數萬
不意大軍猝縛出降攻魏上
至彼必駭擾

汝陽子

初牧犍邦秦州
擒之必矣主以弟無人多應
曰善於是大

高允

初以中諱為沙之魏鎮
集公卿議於書博士州刺史將拓跋
西堂奚斤等遂侍郎都督建意頭遣
旮曰牧犍雖至是參康以西呂羅漢
心不純臣然樂平王諸軍事將精騎
職貢不乏宜丕軍事領酒泉千餘出

加恕宥且開涼州平太守宜衙難當
其土地鹵瘠以參謀得為秦陳所向
難得水草大之勳賜州刺史披靡殺
軍既至彼必爵至孝都督丹難當左
嬰城固守攻文帝延嶺以西右八人
之不拔野無興元年諸軍事難當大
所掠此危道丹見須張掖鷲會赫
也初李順使太守安主以盟
涼州凡十二周為樂壽讓
返蒙遜以金都太守難當難
寶賂順及是從弟唐當引還
順與古弼皆兒為敦仇池明
曰姑臧地皆煌太守年再見
枯石絕無水及姑臧
草城南天梯破魏遣
山上積雪丈鎮南將柔然

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仰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寧議是浩曰史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

軍奚眷擊張掖鎮北將軍封沓擊樂都宜得燒倉庫西奔酒泉安周南奔吐谷渾封沓掠數千戶而還奚眷進攻酒泉無諱宜

敕連可汗入侵魏邊不克

高麗

入貢於宋亦遣使獻方物於魏

遮逸國

獻汗血馬於魏

悉居半

消釋使能飲
塵何得通渠
溉灌乎此言
大為欺誑矣
順曰耳聞不
如目見浩曰
汝受人金錢
欲為遊說謂
我目不見便
可欺邪羣臣
出將軍伊馛
言曰涼州若
果無水草彼
何以為國宜
從浩言主從
之六月發平

得收遺　故西掖
民棄背　國也一
昌遂就　名子合
唐兒於　其王號
敦煌　子治呼
右北涼　犍在于
蒙遜至　闐西去
牧犍傳　代萬二
二主凡　千九百
三十八　七十里
年北涼　是歲入
亡　前於魏

城使穆壽輔太子晃監國又使大將軍嵇敬屯漠南以備柔然命公卿為書讓牧犍數其十二罪七月至上郡屬國城部分諸軍以源賀為鄉導主問以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

軍前宣國威
信示以禍福
必相帥歸命
外援既服取
其孤城如反
掌耳主曰善
八月牧捷闊
師至遣弟董
來將兵出戰
望風奔潰主
至姑臧遣使
諭牧捷降收
捷嬰城固守
主分軍圍之
賀引兵招慰
諸部下三萬

餘落主見姑臧水草豐饒由是恨順謂浩曰卿言驗矣九月姑臧城潰牧犍出降收其城内戸口二十餘萬使張掖王禿髮保周將軍穆羆源賀分徇諸部雜胡降者又數十萬擊取張掖樂都酒泉武威皆置將

守之〇主之西伐也穆壽送至河上主勑之曰吳提與牧犍相結素深聞朕西伐必來犯塞朕故留卿輔太子收田畢即發兵詣漠南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無不克矣壽信卜筮不為之備而

柔然救連可
汗果乘虛入
寇留其兄乙
列歸與稽敕
相拒於北鎮
自帥精騎深
入平城大駭
穆壽不知所
爲請太子避
保南山竇太
后不聽而止
乃遣軍拒之
於吐頹山會
稽敕擊破乙
列歸於陰山
北禽之救連

遁去
冬十月以樂平
王丕鎮涼州
徙牧犍宗族
及吏民三萬
戶於平城
張掖王禿髮保
周帥諸部鮮
卑據郡叛
十二月主還平
城○主猶以
妹壻侍沮渠
牧犍拜征西
大將軍河西
王如故涼州
自張氏以來

號為多士牧犍尤喜文學其臣關駰張湛劉昞索敞陰興宗欽趙柔程駿程弘主皆禮而用之時方尚武功貴游子弟不以講學為意敞為中書博士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游嚴憚多所成立河內常爽世寓涼

州不受禮命
主以為宣威
將軍與買館
於溫水之右
教授七百餘
人立賞罰之
科弟子事之
如嚴君由是
儒風始振
命崔浩高允修
國史○主命
浩監秘書事
綜理史職以
侍郎高允張
煒參典著作
浩集諸歷家

考較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幷識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

乃歷術之淺事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恐後人之識今猶今之幾古也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

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歷初不推步論說惟游雅知之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懼漏洩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〇五星木火土金水緯星也劉貢父曰按

歷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非其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之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也

除田巢○主問高允何政為先允曰臣少

曉惟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時多禁封良田故允及之主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

庚辰

夏四月戊午朔日食

元嘉十七年

秋七月皇后袁氏殂

冬十月領軍劉湛有罪誅以

太平真君元年

春正月沮渠無諱寇酒泉○無諱涼之七也牧揵之弟

略陽王金城侯

鶡兒

周觀

自天賜封金城四年道公十一

仇池

楊難當十二年目元嘉十三

彭城王義康
為江州刺史
○司徒義康
專總朝權主
羸疾積年心
勞輒發屢至
危殆義康盡
心營奉藥石
非親嘗不進
或連夕不寐
性好吏職糾
剔文案莫不
精盡凡所陳
奏入無不可
方伯以下並
令選用生殺

出奔敦煌至武封子年詔統平難當
是寇酒泉陷修為河五軍西自稱大
之閭王泰討禿髮秦王至
夏四月沮渠無常元年保周於是復稱
諱寇張掖禿卒至是張掖徙武都王
髮保周屯刪主饋絕其民數
丹遣永昌王世以河百家至
健督諸將討南王曜武威輒
保周之子羯與諸將
五月無諱復圍兒攘修私分之
張掖不克退爵改封主大怒
保臨松主不略陽明黜公爵
復加討但以年再見為侯至
詔諭之真君四
六月皇孫濬生年再見
大赦改元

大事咸以錄

命斷之勢傾

遠近朝野輻

輳義康傾身

引援士之幹

練者多被意

遇然素無學

術不識大體

自謂兄弟至

親不復存君

臣形迹置私

僮六千人四

方獻饋皆以

上品薦義康

而以次者供

御領軍劉湛

取寇謙之神

書云輔佐北

方太平真君

故也

秋七月永昌王

健擊破禿髮

保周於番禾

保周走遣安

南將軍尉眷

追之保周窮

迫自殺

太后竇氏殂

八月沮渠無諱

使中尉梁偉

指永昌王健

請降歸酒泉

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欲倚義康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主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主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敘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不夕不出及是主意雖內離

郡主使尉眷
留鎮涼州

而援遏不改殷景仁密言於主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主然之義康長史劉斌王履劉敬文孔胤秀等皆以傾諂有寵主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

義康景仁皆
不答而脩秀
等輒就尚書
儀曹索晉立
康帝舊事義
康不知也及
主疾瘳微聞
之而械等密
謀欲使大業
終歸義康遂
邀結朋黨伺
察禁省有不
與己同者必
百方搆陷之
由是主相之
勢分矣既而

湛遣毋憂去
職至是主收
湛下詔誅之
及斌等八人
義康上表遜
位詔以為江
州刺史出鎮
豫章初殷景
仁卧疾五年
雖不見主而
密函去來日
以十數朝政
大小必以咨
之收湛之日
景仁使拂拭
衣冠左右莫

曉其意至夜
聞詔猶稱脚
疾以小床舁
就坐誅討處
分一皆委之
初權道濟爲
沈慶之忠謹
曉兵主使領
隊防東掖門
收湛之夕主
召之慶之戎
服縛袴而入
主曰卿何意
乃爾急裝慶
之曰夜半喚
隊主不容緩

服乃遣收劉
斌殺之將軍
徐湛之與義
康尤親厚被
收當死其母
會稽公主于
兄弟為長嫡
素為主所禮
高祖微時自
于新洲伐荻
有衲布衫襖
臧皇后手所
作也既貴以
付公主曰後
世有驕奢不
節者可以此

衣示之至是公主入見號哭以錦囊盛衲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耶主乃赦之王履叔父球為吏部尚書蕑淡有美名為主所重以履性進利屢戒之不從至

是履徒跣告
球球曰常日
語汝云何俄
懼不能對球
徐曰阿父在
汝亦何憂主
以球故竟免
履死廢于家

義康用事人
爭求親暱惟
主簿江湛早
能自疏求出
為武陵内史
故不染於難
義康停省十
餘日奉辭下

渚主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義康問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還理否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以蕭斌為義康諮議參軍領隊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使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前奉優厚信賜相繫久之主就

會指公主宴集甚驩公主起再拜悲不自勝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故終公主之身義康得無恙

以江夏王義恭

為司徒録尚書事臨川王義慶為南兖州刺史殷景仁為揚州刺史　義恭懲彭城之敗雖為總録奉行文書而已主乃安之景仁既拜揚州羸疾遂篤主為之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癸卒

十二月以王球

為僕射

以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蔚宗主簿沈璞蔚宗尋遷左衛將軍以吏部郎沈演之為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為吏部郎俱參機密蔚宗有偶才而薄情淺

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快快不得志尚書何尚之言於主曰范蔚宗志趣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主曰始誅劉湛復遷蔚宗人

辛巳

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於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元嘉十八年

春正月以彭城王義康為都督江交廣州軍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以為都督三州軍事前龍驤將軍扶

桂陽侯義融

封二十一年以侍中左衛軍領太子中庶子五

太平真君二年

夏四月遣鎮南將軍奚眷擊酒泉

冬十月鎮南將軍奚眷平酒泉○酒泉城中食盡萬餘口皆餓死沮

永昌王健

封二十年卒諡莊子仁嗣至文成帝興安二年

酒泉

春魏以沮渠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夏無諱從弟

仇池

楊難當十三年冬難當侵宋漢川遣將苻沖出東洛敗死難當

令肓上表曰兵尚書
彭城王先朝領軍卒
之愛子陛下謚恭子
之次弟若有覬嗣至
逑謬之愆正三十年
可導以義万再見
奈何一旦黜
削遠送南垂
萬一義康年
窮命盡奄忽
於南臣雖微
賤竊為陛下
羞之陛下徙
知惡枝之宜
伐豈知伐枝
之傷樹半顧

渠天周殺妻再見敦煌太攻拔葭
以食戰士庚健達兵守唐兒萌遂圍
子眷拔酒泉法所在叛無諱浩城不
獲天周送平征戰常無諱畱克而還
城殺之沮渠有大功從弟天明年再
無諱乏食乃才鑒北周守酒見
謀西渡流沙陳畱桓泉與弟
王而智宜得引

鄯善

略過之兵擊唐冬沮渠
兒唐兒安周自
敗死酒泉引
親以無兵來攻
諱終為王比龍
邊患遣懼欲降

新興王

俊

封二十將擎酒會魏使
年以荒泉冬者自天

並名還凡弟協和君臣幡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表奏賜死

秋八月魏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

冬十一月以孟顗為尚書僕射

楊難當傾國入寇謀據蜀土梁秦刺史劉真道斬其將

淫不法降爵為公俊積怨望有逆謀事覺賜死

略陽公

羯兒

改封略陽王二年討禿髮保周於番和王牧犍坐貪暴

無諱畏魏兵之威誅西渡流沙遣弟安周擊鄯善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

張掖

沮渠萬年北涼王牧犍兄子也

竺蜀賓至勸王拒之遂與連戰安周不能克

蘇摩黎

闍王那隣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於宋

壬午

侍冲十二月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等討之

晉寧太守爨松子反寧州刺史徐循討平之

元嘉十九年

秋七月甲

夏五月將軍裴方明等討楊

晉安侯

太平真君三年

劉道產

春正月主詣道壇受符籙

降爵為公

姑臧既陷宗族皆被殺惟萬年以先降獲免至是魏賜萬年為張掖王

燕郡公

公孫軌

封十五年卒子祇嗣至孝明帝正光二年再見

晉王伏

敦煌

仇池

羅

故西涼楊保熾

公李恂立一年

戊晦日食

雖當平之魏人救之不克○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分兵攻武興下辯白水皆取之楊難當遣苻弘祖守蘭皋以其子和為後繼方明與戰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難當奔上邽獲其兄子保熾又獲其子虎送

襲父簡之爵為雍州刺史進號輔國將軍卒謚襄子延孫嗣至元嘉三十年再見

寇謙之言於主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主從之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亦勸為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

以皇子始封至真君八年再見

秦王翰

以皇子始封至主正平元年再見

燕王譚

以皇子始封至

弟子實自宋景平元年興男唐契同奔伊吾至是沮渠無諱奔敦煌實自伊吾帥眾二千人入據敦煌繕修城府安集故民是

○初楊難當廢其兄元子保宗而自立至是宋討難當難當奔上邽宋立保宗弟保熾為元俊守仇池魏遣中山王辰迎難當

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保熾為楊玄後使守仇池

冬十月柔然遣使來貢

十二月修孔子廟〇詔魯郡修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

雍州鬱反　雍

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庫疲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聽

秋七月使安西將軍古弼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與武都王楊保宗自祁山南入征西將軍皮豹子與琅

王正平元年再見

楚王建 以皇子始封至

主正平元年再見

吳王余 以皇子始封至

年冬遣弟懷達子承奉表於魏魏以寶為沙州牧敦煌公

高昌 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據鄯善其士卒

詣平城明年再見

鄯善 王比龍畏沮渠無諱及弟安周之逼帥部衆奔且末世子降於安周

州刺史劉道産善為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道産卒蠻追送至沔口未幾群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之不利詔建威將軍沈慶之代

鄯王司馬楚之督關中諸軍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譙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南趨襄陽征南將軍刁雍東趨廣陵邀宋將裴方明歸路

冬十二月尚書李順有罪誅○主使順差次群臣賜爵位順受賄品

主正平元年再見

譙王司

馬文思

封鬱林公二十三年宋擊楊難當於仇池主以文思為征南大

經流沙溺死者大半○沮渠牧犍之亡也涼州人闞爽據高昌唐契為柔然所追擁眾西趨高昌欲奪其地爽遣使詐降於然

且末

國在鄯善西鄯善王比龍避沮渠安周之難率國人之半奔且末後遂役屬鄯善

柔然

之殺虜萬餘人

第不平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而欺誤國賜死

將軍進爵郡王督洛豫諸軍趨晉陽王文成帝興安元年再見

襄城公

盧魯元

封十九年位太保錄尚書事卒

諱欲與之共擊契至是無諱將其衆趨高昌比至契巳死爽閉門拒之無諱夜襲高昌屠其城爽奔柔然無諱據高昌遣使奉

秋䦨爽自高昌來奔冬敕連可汗遣使如宋

贈長城表於宋
王謚孝宋封爲
子統嗣諱涼州
至文成刺史河
帝興安西王〇
二年再高昌西
見域國都
交河城

高平公在鄯善
北伊吾
李順南漢車
師前王
進封十故地也
一年坐地勢高
罪誅子歃人庶
敦至獻昌戚因

文帝皇興四年再見

名高昌

北平侯

長孫頹

嗣封北平五六年坐罪削爵為侯尋復爵卒諡安子敦嗣至真

癸未

元嘉二十年　廣陵王誕

春正月魏人陷仇池○魏軍進至下辯將以主帝軍强元明等六千始敗死胡崇之封至元被擒餘衆走嘉二十還漢中魏遂六年再取仇池楊保見熾走

秋七月立楊文德為武都王

前雍州刺史劉

太平真君四年　河間公　淮陽公　仇池

春正月擊宋仇池取之

齊　皮豹子　楊保熾

二年

三月烏洛侯國初封新進使朝貢○孫初賜安侯進烈帝室初魏之居北爵浮陽爵淮陽荒也鑿石為侯從征公鎮長鎮東廟在烏洛侯和龍以安坐盜馬符達西北以祀其功拜尚官財從等立保先高七十尺書進爵統萬真宗弟丈深九十步及為公後君三年德為主烏洛侯使至坐事免宋將陷言石廟俱在官爵至仇池主據白崖自號秦

熾走前仇池保春魏陷

君九年再見

真道梁南秦
二州刺史裴
方明坐破仇
池減匿金寶
及善馬下獄
死
冬十一月攻魏
濁水戍敗績
○將軍姜道
盛與楊文德
合衆攻魏濁
水戍魏皮豹
子等救之道
盛敗死

主遣使致祭
刻祝文於壁
而還
夏四月殺武都
王楊保宗○
河間公齊與
保宗封鎮雒
谷保宗弟文德
說保宗閉險
以叛齊誘保
宗殺之其屬
苻達任朏遂
舉兵立文德
為主分兵取
諸戍進圍仇
池將軍古弼

是授齊
前將軍
與古弼
討仇池
克之復
賜爵河
間公尋
以氐平
拜內都
大官卒
謚敬子
陵襲

傲豹子
復其爵
位拜仇
池鎮將
至是豹
子次下
辯除都
督秦雍
荊梁益
五州諸
軍事進
號征西
大將軍
開府至
文成帝
和平五

河梁三
州牧仇
池公夏
魏人發
上邽諸
軍擊文
德文德
退走遣
使求援
於宋
秋宋立
文德為
武都王
文德屯
葭蘆城
武都陰

擊之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軍至下辯聞仇池圍解欲還彌遣人謂曰宋人恥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為難不若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

秋九月主襲柔

年再見

平氏多歸焉至元嘉二十四年再見

金城公

周觀

降封金城侯四年改授內都大官出除秦州刺史復爵為公至真君六年再見

柔然

秋魏主自將來襲敕連可汗引衆北走魏將封沓來降

然走之〇主如漢南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為四道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劉絜曰賊營塵盛其衆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盛者

烏洛侯

國在地豆干國北去代四千五百餘里地豆干在室韋西千餘里室韋當勿吉之北勿吉在高麗之北則烏洛

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主深悔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晃謀之司馬楚之別將兵督軍

侯東夷也是年遣使如魏

糧鎮北將軍封嵩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絶軍食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

敗走

冬十一月皮豹子等追破宋將於濁水

十二月主還平城○主還至朔方詔太子晃總百揆且曰諸功臣皆勤勞日久當以爵歸第隨時朝宴論道陳謨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

元嘉二十一年

春正月主耕藉田大赦
二月以江夏王義恭為太尉
秋八月以衡陽王義季為兗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為荊州刺史○初主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為言主不得已而用之先

建平王 宏
以主第七子始封至孝武帝大明二年再見

臨川王 義慶
封二十五年為

太平真君五年

春正月太子晃總百揆○主命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太子決庶政弼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大半以賜貧民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圍碁志不在弼弼侍坐○初主

樂平王 丕
封二十三年為驃騎大將軍坐劉絜事以憂卒諡戾子拔嗣至文成帝太安元年再見

陽平王 杜超
進封十五年位侍中太宰為帳下所害諡威長子道生先賜爵城陽侯道生弟鳳皇嗣

高昌
夏河西王沮渠無諱卒弟安周代立秋宋以安周為涼州刺史河西王

敦煌
敦煌公李寶入

賜詔曰師護南兖州
在西雖無殊績刺史固
潔己節用通陳求還
懷期物不恣以衛將
麾下聲著西軍卒談
土士庶所安康子景
汝往脫有一舒嗣至
事減之者還　元嘉三
代之識必歸十年再
於吾矣後義見　義
宣至鎮勤自慶幼為
課屬事亦修高祖所
理　知常曰
魏使員外散騎　此吾家
常侍高濟來豐城也
聘　義慶性

良久不獲陳蔡白臺　涪陵公　朝於魏
聞忽起拔樹高二十　魏人當
頭毆之曰朝餘丈丕　之以為
逵不治齊脩岑發其　譙讓　外都大
之罪主失容上四顧進封十官至丈
曰不聽奏事不見人一年以成帝太
朕之過也樹命衛士內都坐安五年
何罪置之弼董道秀大官為再見
具以狀聞主莁之道都將從
可之弼曰為秀曰大駕北討　吐谷渾
臣無禮至此吉丕默坐後期　王慕利
其罪大矣出有喜色斬於都　延九年
詣公車免冠及丕卒南尋贈　夏慕利
徒跣請罪王道秀亦鎮西將　延兄子
名入謂曰吾坐棄市軍秦雍　緯世與
聞蔡社之役高允聞二州刺　魏使者

簡素寡
嗜慾愛
好文義
才詞雖
不多然
足為宗
室之表

新渝侯
義宗
長沙王
道憐子
以永初
中封為

塞澧而葬之之曰夫史謐元謀降魏
端冕而事之豈肯皆子抜明慕利延
神降之福然當依附年再見殺之緯
則卿有何罪支象勸〇謹先世弟叱
其冠屨就職以忠孝為河東力延等
苟有可以利王之間太守後八人介
社稷便百姓道秀也遷秦州魏請師
者竭力為之道秀宜刺史感魏使晉
勿顧慮也太曰窮高惠兼備王伏羅
子晃謀民稼為亢易䖏化大督諸軍
橋使無牛者曰亢龍行時兵擊慕利
借人牛而為有悔又尨之後延秋至
之芸以償之曰高而儒雅道樂都引
凡耕種二十無民皆息讓命兵從間
二畝而芸七不祥也立庠教道至大
畝大略以是王不可以詩書母橋慕

侍中太子詹事至是卒子玢嗣至元嘉三十年再見

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

禁私養沙門巫覡○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者皆遣詣官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

令公卿子弟皆

以不戒如此則天安於上月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中山王

辰

坐擊柔然後期斬於郡

南

三農之暇悉令受業所巡邑里親加考試於是河汾之地儒道興焉

南陽公

奚眷

封二十一年王

利延大驚逃奔白蘭凡子拾寅奔河西從弟伏念箒帥萬三千落降於魏明年

再見

柔然

秋敕連可汗以

入太學〇詔
王公卿大夫
之子皆詣太
學其百工商
賈之子各習
父兄之業毋
得私立學校
二月尚書令劉
絜有罪誅樂
平王丕以憂
卒〇絜久典
機要恃寵自
專主心惡之
及將襲柔然
絜諫曰蠕蠕
遷徙無常前

任柔然
以眷為
尚書督
倘將出
別道詔
會鹿渾
谷坐後
期斬於
都南爵
除

魏主來
襲遠遁
尋卒子
吐賀真
立號處
羅可汗

鉅鹿公

劉絜

封二十
一年以

者出師勞而無功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主行主從之絜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詔易其期至鹿渾谷欲擊柔然絜又止之使待諸將留六日而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

尚書令有罪誅

前部王

車伊洛

封十二年初伊洛規欲歸闕沮渠無諱斷路伊洛與無諱連戰破之至是無諱

軍還横齋王
卒多死絜勸
王妻渾輕還
不從又以軍
出無功請治
崔浩之罪王
曰諸將失期
遇賊不擊浩
何罪也浩以
絜矯詔事白
主收絜因之
主之北行也
絜私謂所親
曰若車駕不
反吾當立樂
平王又聞尚

卒其弟
天周奪
無諱于
乾壽兵
伊洛招
喻乾壽
等率户
五百餘
家來奔
伊洛送
之京師
至眞君
十一年
再見

旨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天吾有姓名否主閒之命有司窮治絜嵩皆夷三族樂平王丕以憂卒

夏六月吐谷渾王慕利延凡子叱力延等來奔以叱力延為歸義王

秋七月東雍州刺史沮渠秉

謀反伏誅

八月主畋於河西○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粥畱守恚以弱馬給之主大怒欲還臺斬之粥官屬慄怖恐并坐誅粥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於遊畋其罪小不備不虞之軍國之用其罪大今竭

蠕方強南寇未滅吾為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罪也主聞之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他日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

我汝輩不如

自以馬運之

尋果得粥衣

曰秋穀懸黄

麻菽布野猪

鹿竊食烏雁

侵費風雨所

耗朝夕三倍

乞賜矜緩使

得收載主曰

果如吾言輩

公可謂社稷

之臣矣

乙酉

元嘉二十二年 東海王武興侯 太平真君六年 高凉王 金城公 吐谷渾

春正月朔行元嘉歷○初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歷表上之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又以中星驗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校二至差三日有餘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

禕 以主第八子始封至明帝泰始四年再見

義陽王

昶 以主第九子始封至明帝泰始

范蔚宗 車騎將軍泰少子也出繼從伯弘之襲封武興縣五等侯為太子詹事坐謀反誅 蔚宗博涉經史善為文章

春正月使散騎常侍宋愔聘於宋 三月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 夏四月遣高涼王那等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泰州刺史封敕文安遠將軍乙烏頭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 代鄯善 六月主北巡

那 初太祖追封從祖孤為高涼王子斤以擣逆賜死斤子真樂襲祖封太宗初改封平陽王卒子禮襲本爵高涼

周觀 復爵三年為泰州刺史以撫馭失和民薛永宗聚眾以叛觀討永宗為流天所中主幸蒲坂觀聞主至驚怖而

王慕利延十年魏進高涼王那等擊慕利延於白蘭軍至寧頭城慕利延擁部落西渡流沙慕利之子被囊逆戰為魏所擒送

度於是更立
新法冬至徙
上三日五時
日之所在移
巂四度又月
有遲疾前歷
合朔月日不
在朔望今皆
以盈縮定其
小餘以正朔
望詔付外詳
之太史令錢
樂之等奏皆
如承天所上
惟月有頻三
大頻二小比

元年再
見

彭城王

義康

封二十
七年以
范蔚宗
等謀反
事逮義
康有司
請削義
康王爵
收付廷
尉治罪

能隸書
曉音律
元嘉初
以尚書
吏部郎
左遷宜
城太守
不得志
乃刪衆
家後漢
書為一
家之作
嘗自序
曰既造
後漢轉
得統緒

秋七月吐谷渾
什歸聞大軍
將至棄城夜
遁封敕文入
枹罕分徙其
民千家還上
邦雷乙烏頭
守枹罕
鄯善降西域復
通
八月主如陰山
之北發諸州
兵三分之一
各於其州戒
嚴以須後命
徙諸種雜民

王卒那
襲爵拜
中都大
官至是
王命擊
吐谷渾
有功又
使與永
昌王仁
略宋淮
泗以北
至主正
平元年
再見

起瘡重
遂卒主
慈絕其
爵

平城慕
利延遂
西入于
闐殺其
王據其
地死者
數萬人
明年再
見

鄯善

北涼之
亡也鄯
善人以
其地與

舊為異謂宜詔特宥詳觀古
仍舊詔可至大辟於今著述
是始行之初是免義及評論
漢京房以十康及子殆少可
二律仲呂上泉陵侯意者班
生黃鐘不滿亢女始氏最有
九寸更演為寧豐城高名博
六十律槩之益陽興聽不可
復演為三百平四縣及之整
六十律日當主為厤理未必
一管承天以人絕屬愧也吾
為上下相生藉徙安雜傳論
三分損益其成郡皆有精
一盡古人簡意深旨
易之法猶古既有裁
歷周天三百味故約

五千餘家於
北邊令就畜
牧以餌柔然
代吐谷渾〇高
涼王那軍至
寧頭城吐谷
渾王慕利延
西渡流沙吐
谷渾慕璝之
子被囊逆戰
那擊破之被
囊遁走中山
公杜豐帥精
騎追之度三
危至雪山生
擒被囊及吐

魏鄯大
慣曰通
其使人
知我國
虛實取
亡必速
乃閉斷
魏道使
者往來
輙鈔劫
之由是
西域不
通者數
年魏遣
散騎常
侍萬度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房不悟謬為六千乃更設新律林鐘長六寸一釐則從仲呂還得黄鐘十二旋宫聲韻無失

以武陵王駿為雍州刺史〇主欲經略關河故以駿鎮襄陽

夏六月以南平

其詞句至於脩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賛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

谷渾什歸乞伏熾磐之子成龍皆送平城

九月盧水胡蓋吳反〇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衆反於杏城諸種胡爭應之有衆十餘萬表降於宋長安鎮將紇討之敗死吳衆愈盛分兵四掠主

歸發涼州以西兵來擊鄯善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留軍屯守與真達詣平城

盧水胡

秋蓋吳聚衆於杏城殺魏長安

王鏘為豫州刺史

秋七月以孟顗為左僕射何尚之為右僕射

武陵王駿遣參軍沈慶之擊蠻破之蠻斷驛道欲攻隨郡太守柳元景募得六七百人邀擊破之遂平羣蠻獲十萬餘口

九月主餞衛陽

空設奇變不窮同舍異體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

發并秦雍兵擊破之河東薛永宗復聚衆以應吳主命薛謹之子拔糾合鄉宗壁於河際以斷二寇往來之路使尚書處直等將二萬騎討薛永宗乙拔將三萬騎討蓋吳西平公寇提將萬騎討白廣平

鎮副將拓跋紇吳衆愈盛魏發高平敕勒騎赴長安命將軍叔孫拔屯渭北蓋吳遣別部帥白廣平西掠新平安定諸胡皆應

王義季於武
帳岡主將行
敕諸子且勿
食至會所設
饌日旰不至
有饑色主乃
謂曰汝曹少
長豐佚不見
百姓艱難今
使汝曹識有
饑苦知以節
儉御物耳
冬十一月魏人
來侵
十二月太子詹
事范蔚宗謀

有此也 冬十一月主還
但恐世 宫
人不能 選六州驍騎二
盡之多 萬使永昌王
前古賤 仁高涼王那
今所以 分將之為二
稱情狂 道掠宋淮泗
言耳蔚 以北徙青徐
宗少時 之民以實河
凡晏嘗 北
云此兒 主西巡
進利終
破門户
終如晏
言

之又分
兵掠臨
晉巴東
為魏將
所破溺
死於河
者三萬
餘人吳
又遣兵
西掠至
長安與
魏將叔
孫拔戰
於渭北
死者又
三萬餘

反伏誅○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横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彭城王義康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効且以為天文圖讖江州應出天

人河東蜀薛永宗聚衆以應吳受吳位號自號天台王署置百官○蓋吳安定盧水胡種而分居杏城者蜀人遷居河東者謂

子以蔚宗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素不為蔚宗所重乃厚結蔚宗甥太子中舍人謝綜綜引熙先見之熙先乃從容說蔚宗弒主立義康蔚宗愕然既復激之蔚宗默然不應反意乃決綜述之子也素為義康

之河東
蜀

所厚弟約又娶其女丹陽尹徐湛之及泥法静官義康黨竝與熙先往來法静妹夫許耀領隊在臺許為内應熙先以牋書與義康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竝入死目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

肆兵犯蹕禍流儲宰湛之等投命奮戈斬伯符首今遣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主之燕武帳岡也蔚宗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扣刀目蔚宗蔚宗

不敢發湛之恐事不濟密白其謀上命有司收付廷尉蔚宗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

廢彭城王義康為庶人徙安成郡○有司奏削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詔免為庶人絶屬籍徙安成郡以沈邵為安成相

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事廢書嘆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宜矣

始備郊廟之樂〇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有歌無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

丙戌

元嘉二十三年

太平真君七年　略陽王　永康侯　吐谷渾

夏六月癸未朔日食

春二月伐林邑○初林邑王范陽邁雖奮貢奉而寇盜不絕王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慤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至是自請從軍和之進圍區粟城遣慤為前鋒擊林邑別將破

春正月主討蓋吳軍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衆心縱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主從之永宗出戰大敗赴水死其族人安都先據弘農棄城奔宋主聞蓋吳在長安北以渭北地無穀草

羯兒

降封略陽公五年統河西諸軍襲柔然至漢南仍復王爵至王正平元年再見

薛拔

浩陵公謹之子時蓋吳援動關右薛永宗屯據河側主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

王慕利延十一年自于闐率衆還故地

林邑

王范陽邁聞宋遣交州刺史檀和之來討遣使請還所略日南

之
三月魏人寇青
兗冀三州主
以為憂咨謀
羣臣御史中
丞何承天言
凡備匈奴之
策不過二科
武夫盡征伐
之謀儒生講
和親之約今
非大田淮泗
內實青徐使
民有贏儲野
有積穀然後
發卒十萬一

欲渡渭南循
渭而西浩曰
夫擊蛇者先
擊其首首破
則尾不能掉
今吳營去此
六十里輕騎
趨之一日可
到破之必矣
破吳南向長
安亦不過一
日一日之乏
未致有傷若
從南道則吳
入北山猝未
可平也主不

散賜爵
永康侯
至孝文
帝延興
二年再
見

民戶奉
獻國珍
詔許陽
邁歸順
和之至
來吾戍
進戶曹
參軍姜
仲基等
詣陽邁
陽邁執
之和之
乃進圍
區粟城
斬陽邁
將范扶

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遂將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充舊民

從吳眾聞之悉散入北地山軍無所獲主悔之二月主至長安所過誅民夷與吳通謀者乙拔等諸軍大破蓋吳於杏城

三月誅沙門毀佛書佛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信佛法每

龍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

盧水胡

春蓋吳為魏軍所破遣使求援於宋宋以吳為北地公發雍涼兵屯境上為吳

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戰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三

言於主以為佛法虛誕為世費害宜悉除之及主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主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

聲援賜吳印一百二十一紐使吳隨宜假授

夏蓋吳屯杏城自號秦地王聲勢復振

秋魏長安鎮將陸俟來討吳被殺餘

曰豪偶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乎行趨險賊不能千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所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

癈室婦女浩因詔上悉誅境內沙門焚毀經像土從之詔沙門無少長悉阬之自今以後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書

燾悉平

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箭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内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强而敵不戒

像惟塔廟無復孑遺

永昌王仁高凉王那攻宋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遂畧青兗冀三州至清東而還

夏四月上邽東城反州兵討平之〇金城邊冏天水梁會與秦益雜民萬餘户據上邽東城反攻逼西城秦

國富而民不
勞亡於優復
隊伍坐食糧
廩者不可同
年而較矣
夏五月克林邑
○檀和之等
拔區粟斬其
將乘勝入象
浦林邑王陽
邁傾國來戰
以具裝被象
前後無際宗
慤曰吾聞外
國有獅子威
服百獸乃製

益州刺史封敕
文拒却之氐
羌及休官屠
各數萬人皆
起兵應周會
敕文擊周斬
之餘衆推會
為主遣兵
討之未至會
棄城走敕文
先掘重塹於
外嚴兵守之
格鬭從夜至
旦敕文曰賊
知無生路致
死於我多殺

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愨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

築北隄立玄武湖起景陽山於華林園

秋七月以杜坦為青州刺史

士卒未易克也乃以白虎幡宣告降者赦之會衆大潰追討平之

夏六月發司幽定冀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縱千里

秋八月長安鎮將陸俟討蓋吳斬之安定胡劉超反俟又斬之○蓋吳北杏城高

○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傖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主嘗與坦論金日磾曰

涼王那等討破之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俟曰長安險固風俗豪悍今不斬吳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然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禽之必

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主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世崇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傖荒賜隔況日磾身為牧圉乃超登內侍齒列名賢

矣遂與刻期而遣之及期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彼伺之未得其便爾必不負也後數日果以吳首衆傳詣平城討其餘黨悉平之以侯為內都大官會安定盧水胡劉超復反主以侯威恩著於關中復遣鎮長

聖朝雖復拔

才臣恐未必

能也主默然

安侯單馬之鎮超等以侯為無能為也侯既至諭以成敗誘納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侯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還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為限既飲

侯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主復徵侯爲外都大官

丁亥

元嘉二十四年　汝陰王

夏六月鑄大錢○初主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民多剪鑿古錢取銅盜鑄江夏

渾　以第十皇子始封至元嘉二十

太平真君八年　樂安王　宜都王　仇池

春正月吐京胡及山胡曹僕渾等反二月武昌王提等討平之三月殺沮渠牧

範　封二十六年卒子良嗣至孝文

穆壽　進封十三年以侍中中書監卒

武都王楊文德　五年冬文德掠葭盧城於誘

王義恭建議
請以大錢一
當兩右僕射
何尚之議泉
貝之興以估
貨為本事存
交易豈假多
鑄數少則幣
重數多則物
重多少雖異
濟用不殊況
復以一當兩
徒崇虛價者
邪若今制遂
行富人之貲
自倍貧者彌

九年再
見

衡陽王義季

封二十
四年以
征北大
將軍徐
州刺史
卒謚文
子嶷嗣
至孝武
帝大明
七年再

犍○初末之
充敦煌也牧
犍使入所開
府庫取金玉
及寶器至是
守藏者告之
且言曰牧犍
齎毒藥潛殺
人前後以百
數姊妹皆學
左道有司索
其家果得所
匿物主大怒
賜沮渠昭儀
死并誅其宗
族又有告牧

帝太和
元年再
見○初
末以長
安形勝
之地非
範莫可
任者乃
以範為
長安鎮
都大將
範謙恭
惠下推
心撫納
百姓稱
之後劉

謚文宣
子平國
嗣至主
正平元
年再見

扶風公處真

烈帝之
後光賜
爵扶風
公會吐
京胡曹
僕渾等

氏羌武
都等五
郡氏皆
來附○
自魏取
仇池置
武都天
水漢陽
武階仇
池五郡

增其困懼非見○義
所以使之均季幼而
一也主卒從夷簡無
義恭議　鄙近之
冬十月胡誕世累為制
據豫章反討州刺史
平之○胡藩值巴蜀
之子誕世殺亂援師
豫章太守據旅應援
郡反欲奉前府庫空
彭城王義康虛義季
為主前交州躬行節
刺史檀和之儉蓄財
去官歸過豫省用數
章擊斬之　年間還
復充實

雝猶與故臣絜之謀
民交通謀反範聞而
者乃詔賜死不告事
徙定州丁零三發因疾
千家於平城暴卒

叛處真
興高涼
王那寧
討滅之
性貪婪
在軍烈
暴坐事
伏法

晉王伏
羅

封六年
督高平
涼州諸
軍從閒
道討吐
谷渾降

自彭城王義康之貶遂縱酒不事事王以書誚責且戒之義季猶酣飲自若以至成疾而終

其一萬餘落王是卒無子國除

戊子

元嘉二十五年 淮陽王 零陵王 太平真君九年

春吏部尚書庾炳之有罪免 彧

司馬元 春正月仇池鎮將皮豹子擊

弘農王 仇池

奚斤

武都王楊文德

○炳之性猥以主第
急輕淺多納十一子 瑜
賄賂為有司 始封至 嗣封二
所糾主欲不 元嘉二十七年
問僕射何尚 十九年卒子勗
之極陳其短 再見 嗣至明
乃免其官 帝泰始
夏四月以武陵 四年再
王駿為徐州 見
刺史○彭城
太守王玄謨
上言彭城要
東水陸請以
皇子撫臨州
事故有是命
五月罷大錢

楊文德文德
棄城走豹子
收其妻子傑
屬軍資及楊
保宗所尚公
主而還
山東饑罷塞圍
役者
秋八月般悦國
遣使求與王
師俱討柔然
主許之中外
戒嚴
九月主如陰山
成周公萬度歸
擊焉耆大破

改封十 六年
四年卒 春文德
謚昭長 為魏兵
子他觀 所敗奔
應襲爵 漢中宋
主曰斤 以文德
關西之 失守免
敗國有 官削爵
常刑以 土
其佐命
先朝故 鄯善
復其爵
秩將收 夏魏以
孟明之 交阯公
效今斤 韓拔為
終其天 鄯善王

當兩大錢行
之經時公私
不以為便罷
之
六月荆州刺史
南譙王義宣
進位司空
秋九月以何尚
之為左僕射
沈演之為吏
部尚書

之其王鳩尸
卑那奔龜茲
冬十二月詔萬
度歸自焉耆
西討龜茲留
唐和鎮焉耆
由是西域復
平
太子朝於行宮
遂從伐柔然
至受降城不
見柔然因積
糧於城內置
戍而還

平君臣
之分全
矣於是
降他觀
爵為公
後征懸
瓠卒

鎮鄯善
賦役其
民比之
郡縣

般悅
秋遣使
詣魏請
與魏東
西合擊
柔然

北平公
長孫敦
封北平
王六年
位北鎮
都將坐

贖貨降為公至文成帝興安二年再見

廣陽侯

公孫質

官尚書卒追贈為廣陽侯諡恭子邃

己丑

元嘉二十六年 隨王誕 吉陽侯 太平真君十年 中山王 東安侯 柔然

秋七月以隨王誕為雍州刺史○主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玄謨尤好進言主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須意御史中丞袁淑曰陛下今當席捲趙魏檢玉

隨王誕 封廣陵王七年以廣陵凋疲改封隨郡至元嘉三十年再見

沈演之 勁之曾孫也少覩父叔任爵吉陽縣五等侯累官吏部尚書卒諡貞○初主欲伐林邑惟演之

春正月主復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主與太子出涿邪山行數千里柔然遁走 二月主還平城 夏五月主如陰山 秋九月主伐柔然大獲○時高涼王那出

托真 自真君五年中山王辰坐罪誅至是以平昌公托真為中山王至文成帝太安四年再見

刁雍 進封十七年初雍為薄骨律鎮將開渠引河水溉官私田四萬餘頃官課常充民亦豐贍又詔

春魏主來伐處羅可汗恐懼遠遁 秋處羅復為魏高涼王那所敗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

岱宗臣達十
載之會願上
封禪書主悅
以襄陽外接
關河欲廣其
資力乃罷江
州軍府文武
悉配雍州湘
州入臺租稅
悉給襄陽○
沈約曰晉孝
武始於襄陽
立雍州至是
割荊州之襄
陽南陽等五
郡為雍州

與廣州
刺史陸
徽贊成
主意及
平主謂
之曰廟
堂之謀
卿參其
力平此
遠夷未
足多建
茅土廓
清京都
鳴鸞東
岱不憂
河山不

東道略陽王
羯兒出中道
柔然處羅可
汗悉國中精
兵圍那數十
重那掘塹堅
守相持數日
處羅數挑戰
輒為那所敗
以那衆少而
堅疑大軍將
至解圍夜去
那追之九日
夜處羅益懼
棄輜重踰穹
隆嶺遠遁那

廣陵王
樓伏連
進封十
五年以
征西大
將軍鎮
統萬卒
諡恭子
真與降
爵為公
壽光侯
李孝伯

高平安
定統萬
及雍所
守四鎮
出車五
千乘運
屯穀赴
沃野鎮
雍以鎮
去沃野
八百里
道多深
沙乃於
棗屯山
河水之
次造船

婆皇
婆達
二國入
貢於宋
浮圖沙
龜茲
疏勒
破洛那
員闊

冬十二月雍州
蠻反〇沔北
諸山蠻寇雍
州將軍沈慶
之帥參軍柳
元景隨郡太
守宗慤等討
之八道俱進
先是諸將討
蠻者皆營於
山下蠻得據
山發矢石以
擊官軍多不
利慶之曰去
歲蠻田大稔
積穀重巖不

開也尋
為尚書
性好樂
才申濟
屈滯而
謙約自
持及卒
帝悼惜
之

收其輜重引
軍還與主會
於廣澤羯兒
收柔然民畜
凡百餘萬自
是柔然衰弱
屏跡不敢犯
塞

冬十二月主還
平城

高平公
順從父
弟先賜
爵南昌
子加建
威將軍
委以軍
國機密
甚見親
寵遷兆
部尚書
以頻從
征伐規
略之功
進爵壽
光侯明

運穀計
用人功
粳於車
運十倍
又以鎮
所綰河
西叛在
邊表求
造城儲
穀置兵
備守至
是城訖
詔名為
刁公城
至孝文
帝太和

以上諸
國各遣
使入貢
於魏

年再見八年再見

庚寅

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摩彎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奔潰

元嘉二十七年

春正月將軍沈慶之討蠻平之○慶之自冬至春屢破

新屠男　太平真君十一年

劉康祖　春正月主如洛陽

少襲父　二月主侵宋圍

慶之爵　懸瓠○主攻

宣城公　吐谷渾

李孝伯　王慕利延十五

封壽光　年為魏

侯二年　所逼上

山蠻因其穀以充軍食率諸山大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命諸軍連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蠻潛兵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蠻兵散走蠻所據險固慶之

主北伐康祖以左將軍率豫州諸軍出許洛會王玄謨等敗還主乃康祖回軍壽陽魏永昌王仁追擊康祖於尉武康祖與戰

懸瓠四十二日會宋救至主遣任城公乞地真將兵邀拒之兵敗見殺 夏四月師還癸卯至平城 六月殺司徒崔浩夷其族○浩自恃才略及為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太子晃

以北部尚書從駕南伐越主遣孝伯至小市與宋長史張暢對語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主大喜進爵宣

表於宋求入保越巂宋許之慕利延竟不至

置六戍以守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建康為營戶二月魏人入寇主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魏步騎十萬奄至南頓潁川太守郭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

中流矢卒贈益州刺史謚壯

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高允聞之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較勝於上將何以堪之主使浩

城公至文成帝興安二年再見

東郡公

崔浩

進封二十五年以司徒監秘書事綜理史務書成郗標等勸立

平王鑠鎮壽陽遣參軍陳憲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

三月以軍興減内外百官俸三分之一時魏人晝夜攻懸瓠作高樓臨城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

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浩嘗注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諸書頒浩所注令天下習業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撰國史

石銘刊同記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往來行者咸以為言事遂聞發有司按驗坐誅○浩少好文學博覽經

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攻懸瓠四十二日主遣南平

於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所書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諸浩者以為暴揚國惡主大怒使有司按浩

史主參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自為著作郎以至司徒軍國謀議皆出於浩主既誅浩而悔之會北部

內史臧質司馬劉康祖共救懸瓠斬其將乞地真魏兵乃還主以陳憲為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

夏四月以江湛為吏部尚書○湛性公廉與僕射徐湛之孜為上所寵信時稱江徐

秋七月大舉侵

又秘書郎吏等罪狀初遂東公瞿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謀于高允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崔鑑謂曰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遂不以

尚書李孝伯病篤或傳已卒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偽程子

呂羅漢

魏取碻磝圍滑臺冬十月魏主自將救滑臺將軍王玄謨退還碻磝〇主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尚書江湛寧朔將軍王玄謨等竝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

實對主赦之主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記

上黨太守溫之子為羽林中郎從征懸瓠與司馬楚之駕前招慰降者九千餘戶比至盱眙頻破宋軍擒其將顧佩李觀之等

返今料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威不過往時恐更俘王師未曰道濟養寇自資彦之中塗疾動虜所恃惟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易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

从今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鄉問皆云浩所為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族不敢

以功加建威將軍賜爵烏程子至文成帝興安元年卒見

石城子

陸真

真右中從討蠕蠕賜爵關內侯

及冬初城交
相接虜馬過
河即成擒也
慶之又固陳
不可主使湛
之等難之慶
之曰治國譬
如治家耕當
問奴織當訪
婢陛下今欲
伐國而與白
面書生輩謀
之事何由濟
太子劭及將
軍蕭思話亦
諫皆不從七

虛妄殿下良
臣欲匃其生
耳主顧謂太
子曰直哉此
人情所難而
允能為之臨
死不易辭信
也為臣不欺
君貞也宜特
除其罪以旌
之遂赦之台
浩臨詰浩惶
惑不能對允
事事申明皆
有條理主命
允為詔誅浩

至是從
征懸瓠
以功拜
建武將
軍石城
子至文
成帝興
安元年
再見

前部王

車伊洛

封十八
年伊洛

月主遣王玄謨帥沈慶之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刺史蕭斌臧質王方回徑造許洛駿鑠東西齊舉劉秀之震盪汧隴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度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

又條屬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帝頻使催切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豈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致死主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之拜請主意解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詔誅浩

又說李寶弟欽等五十餘人下之皆送於魏伊洛西擊焉耆畱其子歇守城沮渠安周引柔然兵間道襲之城陷歇走就伊洛

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六州三五民丁倩使覺行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建武司馬申元吉趙碣儆魏濟清刺史皆棄城走蕭斌與沈慶之留守碣欲使王玄謨進圍滑

夷其族餘皆誅其身他日太子謂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舉指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

共收餘衆保焉耆鎮遣使上書於主言為沮渠氏所攻百姓饑窮無以自存臣今棄國出奔得免者僅三分之一已至焉耆東

憂隨王誕遣雍州參軍柳元景將軍尹顯祖曾万平薛安都龐法起將兵出弘農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乃自貲谷入盧氏季明誘說士民應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

惜漸其公直不為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

境乞垂賑救詔開爲晉倉以賑之至文成帝興安二年再見

熊耳山出元景繼進南平王鑠遣豫州參軍胡威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王陽兒擊豫州魏荊豫刺史魯爽僕蘭宥棄城走鑠又遣司馬劉康祖助坦進逼虎牢九月魏主引兵南救滑臺玄謨士衆甚盛

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主既誅浩而悔之

秋七月宋人取碻磝圍滑臺冬十月主自將救之宋將王玄謨退走

○羣臣聞有宋師請遣兵救緣河穀帛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

器械精嚴而倉恒好殺初圍滑臺城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由是衆心失望攻城

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吴王余守平城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十月主至枋頭使關內侯陸真與數人犯圍潛入

數月不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玄謨不從十月魏主夜渡河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垣護之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護之聞魏兵將至馳

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王玄謨營曲折還報主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

十一月主進至魯郡以太牢祠孔子○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趨壽陽尚書長孫真趨馬頭

書勸玄謨急攻玄謨不從魏人以所得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惟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會玄謨遁還斌

楚王建趙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趨下邳主自東平趨鄒山禽魯郡太守崔邪利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

劉友益曰漢章桐孔子書至此書進至何嘉尊也魏主方事干戈而知崇

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固守碻磝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碻磝孤絕復作朱修之守滑

先聖特為此行綱目書曰進至且以太牢書同於高帝宜矣

永昌王仁克宋懸瓠遂敗宋師於尉武殺其將劉康祖進過壽陽

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

臺耳會詔使丕不聽退師斌乃使玄謨守碻磝申坦坦護之據清口自將諸軍還歷城

十一月雍州參軍柳元景大破魏師於陝斬其將張是連提進據潼關而還○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柳元景等

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横江所過城邑皆望風奔潰聞盱眙有積粟攻之不拔留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至瓜步伐葦為筏宋人戒嚴守江主鑿瓜步山為蟠道於其上設氈屋主不飲河南水以橐

進攻弘農拔之進向潼關詔以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崤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

馳負河北水自隨餉宋主橐駝名馬并求和請婚宋亦遣使餉以珍羞異味王以孫示使者曰吾遠來至此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遂及宋平然亦

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魯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

竟不成婚

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遂合戰軍副柳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手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

及魏衆大潰斬張旻連捉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死者甚衆降者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諸將欲盡殺降者元景曰王琪北指當令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遂克陜城進攻潼關據之主以宣謀敗退魏兵

深入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肆安郡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

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陷之王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魏軍追及康祖於尉武康祖有衆八千人結車營而進

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没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遂潰南平王鑠使參軍王羅漢戍尉武魏人

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漢夜斷三郎將首奔盱眙魏進逼壽陽鎮嬰城固守

魏軍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沈慶之以為歷城兵少食多欲為函箱車陳以精兵為外翼奉二王

及妃女直趨歷城何㝡欲虜卷斧鬱洲自海道還京師長史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暢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

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為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為城主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是也義恭乃止

取陰平平武郡

○主起楊文德為輔國將軍引兵自漢

中西入搖動汧隴陰平平武悉平梁南秦刺史劉秀之追文德伐啖提氐不克執送荆州使文德從祖凡頭戍葭蘆

魏

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建康纂嚴魏兵至淮上

主使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胡崇之等營東山前浦而自營於城南魏攻之皆敗沒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

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

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城中止可容見力不若勿受璞曰今兵多則虜退速少

則退緩吾爭可欲專功而蜀虜少乃開門納賫貨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媿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惟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聞盱眙有積聚欲以為北歸之資攻城不拔

即留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魏王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遵考

等將兵分守要津遊邏上接於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於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徐湛之守石頭倉城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

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慚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魏餉主以橐駞名馬并求和請婚主名羣臣議之衆謂宜許江湛曰許之無益太子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

散助又言於
主曰北伐敗
辱數州淪破
獨有斬江徐
可以謝天下
主曰北代自
是我意江徐
但不異耳由
是太子與江
徐不平魏亦
竟不成婚

御定歴代紀事年表卷四十七